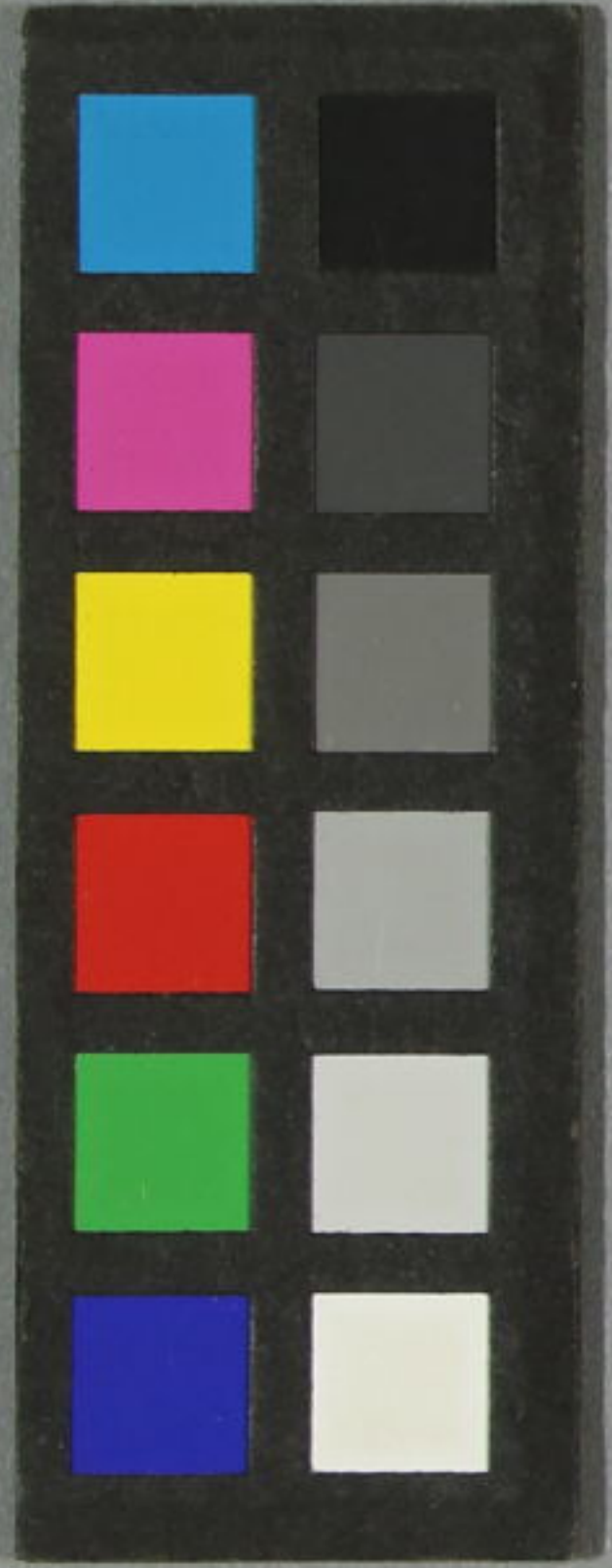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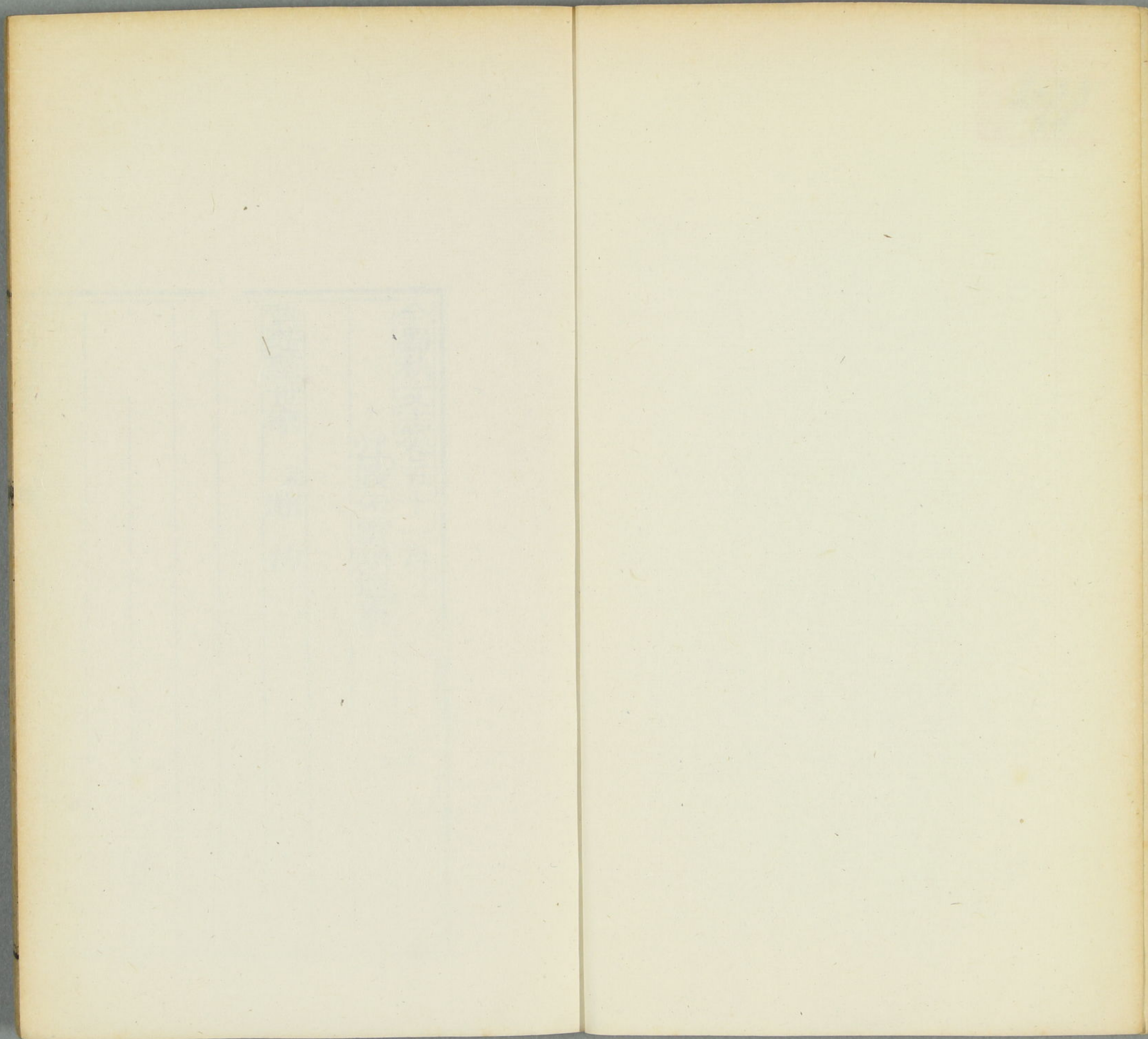


全蜀藝文志

和 16
2033
34



和16
2039
94



全蜀秩文志卷五十一目上

江陵朱雲煥遺唐

黃楚望世家 元趙 沔

全蜀秩文志

卷五十一上目

讀月草堂



全蜀秩文志卷五十一上 升莽原本

江陵朱雲煥退唐

世家

黃楚望先生世家

元趙沔

先生諱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有官於蜀者知資州內江縣曰舒藝卒葬資州次子師明留居後遂為資州人先生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二三即盡通當代進士經義論策之學內附國朝年十六矣慨然以明經學古篤志力行自勵好為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則復苦思如故年二十餘始旁通古今史志

全蜀秩文志

卷五十一上

世家

讀月草堂

別集詩文皆不習而能詩尤超邁清美久之於周程朱張之書有得作顏淵仰高鑽堅論以自勉是時行省鉅公猶有尊賢敬學者屢以書院山長之祿起先生教授江之景星洪之東湖考滿卽歸閉門授徒以爲養悉取六經百氏傳注疑義千餘條離析辯難以致其思不復言仕矣始先生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旣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其家無一畝之殖而絕意歸休以六經絕學爲己任蓋深有所感發也時大德甲辰先生年四十五矣自是以來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蹟之義凡數十處而失傳之旨以漸可通乃作思占吟十

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先生卒於至正六年丙戌某月某日得年八十有七以郡人王儀甫所歸棺斂九江學者蓋少先生又深自韜晦不求聞知唯待人接物則無貴賤長幼一致其誠故死之日遠近聞者莫不哀之先生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爲則故其悟也或得諸幽閒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等而下之凡邃百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

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其人倫之端禮樂之本皇道帝德神化宜民之妙井田區畫之初封建自然之勢鬼神祭祀之始神物前民之用起數立象之機聲教文治之原制作因革之漸忠質文異尚之體世變禮失之由以力假仁之習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泐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歷代聚訟不決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冰解霧釋怡然各就條理蓋由專精積久而後得之自以為天開其愚神啓其秘也其於易以明象為先惟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為主而其機括則盡在十翼故作十翼舉

要以為易起於數因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聖人言易之為教如此易不廢象明矣由象學失傳漢儒區區掇拾凡陋不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興至邢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奪也作忘象辯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而為象者學者猶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識所能及矣而況於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綴輯於王氏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而加密丁易東繼之而愈

詳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作象略象學既明則因象以得意
因意以得辭陰陽消長有一定之機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
惡吉凶有一定之則位之當者孔子無由獨言其非卦與爻之
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若
舍象而求則人自為易不期於異而自異作辯同論嘗曰易有
八卦有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有大象有小象有大傳繫
辭有說卦有序卦有雜卦有河圖洛書著策之數學者當隨處
用工各詣其極至於一以貫之而後全易見矣其於春秋以事
實為先以通書法為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來向上之工

而其脈絡則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以為春秋有魯史書法
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
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辯又以為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舍
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酌時宜以取中
此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內華外裔皆古今通義然人自
為學家自為書而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作筆削本
旨又作諸侯取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
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祭說作甲甲辯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
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

氣象識得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爲實錄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史可修亦未爲知聖人也其說易有常變則有經有權易雖萬變而必復於常春秋雖用權而不遠於經各以二義貫一經之旨嘗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畧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卽卦爻取物類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爲也文王周公作易時取一二立辭以明教自九筮之法亡凡筮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爲歷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

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爲不知孰爲聖人所筆孰爲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爲歷世不通之義矣先生所謂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又懼夫學者得以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書目雖多皆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經旨舉略稽古管見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而易春秋全解則終身未嘗脫藁示人也其辯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異義則取杜牧之不當而言之意作翼經罪言其論周禮

以為六官所掌皆循唐虞夏商已行之事雖有因革損益或加詳密而大體不能相遠非周公創為之制也古今風俗事體不同學者不深考世變而輒指其一二古遠可疑者以為非聖人之書此不難辯獨其封國之制與孟子不合則所當論蓋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計武王之興殷諸侯尚千有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削邑此當仍其舊封百里之下為三等如孟子之說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勳勞及其餘功臣當封爵與夫竝建宗親以為藩屏豈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當用周制耳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是書當時學者鮮得見之則周

家一代之制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其於官屬多寡之由職掌交互之故錯亂之說發義尤精其祭祀之法則兼戴記而考之作二禮祭祀述略禮經復古正言其辯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為一祭之說曰祭法虞夏殷周皆以禘郊祖宗為四重祭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學配即園丘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祭五天帝於四郊以迎氣也祖帝饗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天帝也其後則祖文王於明堂以配五帝宗武王於明堂以配五

神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法以圜丘方澤宗廟為三
 禘蓋天神地示并始祖之所自出為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
 次圜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常歲所舉之祭也東遷土燹財匱
 大禮遂廢所修唯郊社二祭故圜丘方澤二禘傳諸祀亦罕言
 之非淺聞所及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
 主于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六欲以圜丘為郊可
 乎司服左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亦如之既曰亦如
 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肅欲混之可乎孝經稱
 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
 神也肅欲廢五天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
 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示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
 祭乃求神於二處大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
 求之於彼亦求之於此也康成以方澤主崑崙北郊主神州北
 郊不見於經誤分為二王氏由此并崑崙神州為一祭而遂謂
 北郊為方澤可乎若鄭氏知樂九變之祭為禘而不言及魯又
 以為禘小於禘此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
 而實淺晉武帝肅外孫也故用其說并方圓二丘而祀南郊歷
 全蜀秩文志

代無所因襲而周禮天神地示人鬼極盛之祭遂為古今不決之疑矣其辯感生帝之說曰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為立廟而祭謂之閼宮君子以為聖人之生異於常人無異義也況乎生民之初氣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為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傳既久非緯書創為之說也且河圖洛書著策之數皆緯文也其可盡廢乎其辯胡仁仲以社為祭地曰二社以享水土穀之神而配以句龍稷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羣姓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社置社之名其名義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示之祭可乎

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即地也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會同宜于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兆于郊又與祀地同王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

示祭地之禮不止于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圜丘對方澤以天神對地示以蒼璧禮天對黃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及禮記乃多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祭水土之神其禮專圜丘方澤徧祭天神地示其意廣遠分爲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乎遠大神大示不可煩瀆故歲事祈之於郊而水土之變則責之於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胡氏家學不信周禮故率意立說如此大抵先生之意以爲聖人制禮遠近親疏高下貴賤皆有自然格序必通其本原而後禮意可得蓋圜丘所祭者全體圓轉之緜南北極黃赤道日月星辰所

麗者而言故主北辰而曰天神皆降是總祀天神也上帝者高
高在上之天以其在上而爲主宰故曰上帝分主四方故曰五
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則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澤所祭
者全體承天之地總山陵川澤極天所覆者而言故主崑崙而
曰地示皆出是總祀地示也地有四方望其方而祀曰四望五
嶽四瀆之祀曰山川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
土之祀曰社皆地示之分祀者也所謂自然之序蓋如此其辯
趙伯循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
之而不及羣廟之主曰大傳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此以禘與祫對言則禘祫皆合祭通上下文言之也蓋諸侯之祫猶天子之禘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及其高祖是有廟無廟之主皆在而又上及其太祖高祖故謂之祫天子則於七廟及祧廟之上更及所自出之帝故謂之禘也若曰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反不及有廟無廟之主寂寥簡短非人情矣故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爾雅禘大祭也非大合昭穆何以謂之大祭乎字書訓釋曰禘者諦也審諦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蓋后稷有廟郊既配帝嘗雖配天而無廟不可

闕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其後稷幸有廟無廟之士以共享於嘗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為尤盛也况后稷之廟毀廟數十世之主皆藏焉豈可當享嘗之時而并置之乎蓋禘祫所以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子之禘禮必兼祫雖其意不主合食而率子孫以共尊一帝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牲禘祫嘗祫烝則是天子祫祭隨時皆用也其辯成王賜魯天子禮樂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為天子諸侯不易之大法身沒而王與伯

禽躬為非禮以享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侯必不至是以魯頌
 白牡駢剛推之則記禮者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祭周公定
 為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禘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王室
 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
 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駢剛者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
 合食於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於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
 非常歲之祀成王斟酌禮意蓋如此而非有祭文王為所自出
 之禮如或者之云也其禘於羣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然晉亦
 有禘蓋文公有勳勞於王室欲效魯禘祭而請於天子故得用

之也若夫東周諸侯為所自出之王立廟稱周廟如魯與鄭是
 也然止謂之周廟不敢以祖廟稱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然則
 子孫亦不敢與享於廟單祭所自出而已祭用生者之祿則亦
 用諸侯之禮而已若魯既得禘於周公之廟則周廟亦應用禘
 禘必有配則固宜於文王廟以周公配也若據趙氏則魯本無
 文王廟於周公廟祭文王臨期立文王主與尸而祭之此於禮
 意實不相似若以為有文王廟則是於文王廟迎尸以入周公
 廟以爨執子以尊就卑必不然也魯之郊大雩則平王之世惠
 公請之是矣然郊祀蒼帝而三望雖僭而猶未敢盡同於王室
 全蜀藝文志

也蓋以魯有天子禮樂為成王賜者本明堂位祭統以為惠公所請者出呂氏春秋魯鄭周廟晉有禘祀見左傳先生以經證經而折衷百氏之說多如此其辯說詩之失以為古者重聲教故采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於太師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錄於史官而非太師所采者豳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以後之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記錄方周之盛美刺不興漢廣江沱諸詩雖足見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原實繫於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善惡皆無與於周故不論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於二南而各自為風也

周禮王巡守則太史太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繫之說方采詩之時太師掌其事而太史錄其時世及巡守禮廢太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見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為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為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辯采詩之時世也黍離降為國風此時王澤猶未竭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若此其後聽者既玩而言者亦厭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復見至

此則書契以來文治之迹始刻絕矣以時考之國風止於澤陂
 在頃王之世當魯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說詩
 者尙論其世也先生經學自得之說為多以其書不大傳故掇
 其關於體要者著之當是時唯臨川吳文正公辯學正誼盡通
 諸經最為知先生者當拜集賢之命至揚而還養病九江濂溪
 書院見先生所著易學潛觴春秋指要心大善之題其卷端曰
 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善矣易欲明象春秋欲明書法蓋
 將前無古而後無今又得六經辯釋補注觀之謂學者曰今人
 無能知黃楚望者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其

人乎亦為序以歸之其略曰楚望曾而力學讀易春秋周官禮
 記為之辯釋補注宏綱要義昭揭其大而不遺其小究竟謹審
 灼有真見先儒舊說可信者拳拳尊信不敢輕肆臆說以相是
 非用功深用意厚以予所見明經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晚年
 見此寧不為之大快乎予歎美之未足因以諭於學者蓋必於
 諸經沈潛反覆然後有以見其用功之不易用意之不苟云然
 先生雅自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為其人學不足以明聖
 入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為已任則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學
 士李公慨之使還過九江請先生於濂溪書院會寓公縉紳之
 全蜀稅支志

士躬定師弟子禮假館廬山受一經之學又將經紀先生家為子孫計先生謝曰以君之才輟暮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予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李學士為之歎息而去或謂先生幸經道已明於已而又闕於人如此豈無不傳之懼乎先生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為區區人力所致乎德化縣令王君子翼請刊補注藏先生家先生猶慎重之非其人不傳也荐經寇亂故宅為墟遺書之存者鮮矣悲夫先生寧使其學不傳於後終不肯自枉以授諸人是故能以數十年之勤盡究諸經於闕

塞之餘而不能使聖人之心大明於天下後世蓋其道若是也豈非天乎昔者吾夫子贊易刪詩定書正禮樂修春秋將以為百王大典遭秦焚書滅學帝王經世之法遂斬然泯絕於斯時蓋自開闢以來宇宙橫分一大變也鄭康成當專門固陋之世以一家之學纂釋羣經且著成就孔穎達考覈百家大明鄭義雖於聖人之道無聞而博古窮經斯以勤矣自是四百餘年習為定論至宋清江劉原父始以聰明博洽之資據經攷禮欲盡排周秦以來傳注之失宋代經學之盛劉公實張之而說者曰新矣及子朱子出而羣言有所折衷遂定於一猶吾夫子之志也而黃子於易

簡其辭微其義博使學者皆得自致於經晚歲猶拳拳禮學而弗克論著其成書貴闕疑而又深疑古今異體春秋獨得書法廢失之由折衷諸傳各極其當門人學者於二經師說不能有所發明故君子論古今經註以為自朱子詩集傳之外俱不無遺憾也先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精思沒身而止蓋與公所謂前無古而後無今者也嗚呼其遂不傳也與身而始拜先生於其門請問治經之要先生遠來不以教告之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注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為思也請問致思之道先生曰當以事為例禮女有五不為喪父長子注曰無所授命近代

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絕於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明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倘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沔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亂刑疾之子同棄於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曰無所授命註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為主之矣嘗以質於先生先生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當務完養而慎思之遂授以求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

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泐思之經歲不得其說先生為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泐蓋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乃知先生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教人者蓋如此惟易所謂象外之象則有不可得而盡聞者嗚呼悲夫有遺恨矣謹述先生世家文行大概與其經學復古之功如右伏惟立言君子以當世斯文為已任者尙克表章之至正十有二年十有一月朔學生新安趙泐狀 臨邛楊儁校

全蜀秩文志卷五十一 下 升菴原本

江陵朱雲煥遺唐

史母程氏傳

元趙泐

平蜀傳

明

彝

韓娥傳

劉惟德

清風先生傳

劉惟德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蜀秋文志卷五十一下 升菴原本

江陵朱雲煥遐唐

傳

史母程氏傳

元趙沔

嗚呼余嘗得三卯錄讀之蜀禍之慘誠不忍言也夫朱禛孫之死而復生也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爲一聚以刀悉刺之迺積其尸至莫疑不死復刺之禛孫尸積於下莫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禛孫口夜半始蘇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後出蜀爲樞密使嘗祖示人未嘗不泣下賀靖權成都錄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

全蜀秋文志

卷五十一下 傳

讀月草堂

城外者不計嗚呼推是考之益可悲者蜀眉州史氏由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焉其先墓在青神將二十世宋世號名族其出蜀也今唯居湖州一房讀其遺事益悲之史母程夫人蘇文忠公之母之族也夫人將攜其家下峽江以囊金腰纏之兵暴至伏林莽與鄰嫗謀曰輸金果可生吾兒無資不復能出蜀史宗誠無噍類矣縱得生且夕兵復至亦決死均死死以全史兒誠不恨嫗見身死為吾出腰中金告兒使遂走須臾兵果執母謝以寶亡金遂遇害異日嫗語於鄰告史氏兒兒甫一十三從草野得尸如其言寔以歸且亟圖其象識曰史光母

十有四嘉熙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時死兵難見遂東南來占籍湖州刻意自奮以右科為瀾東兵馬鈐轄鈐轄生子圭文嘉定儒學教授嘉定生子台孫介孫喜孫台孫儒術通吏文復有子幾人而史氏繇嘉熙至於今且四傳矣噫蜀繇秦帝入中夏至於宋凡一千五百餘年文物大盛絕不知有兵革一旦掃削殆盡迄今百餘年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可哀也已可哀也已暫自婦人內德不出門房中歌廢戰國而下俱不幸以著非得已也諱莫甚於死從容反復烈士猶難之況士女乎歐陽公傳斷臂婦人以愧馮道夫人以死傳宗承平世澤於

平蜀傳

二

明 肆百肆拾玖
彝舊志
佚姓

江邑世隸渝郡元末兵亂羣雄角逞至正十一年全蜀為偽夏主明
玉珍所據渝即夏都江邑為偽畿甸邑未幾珍殂子昇嗣歲辛
亥偽夏開國五年實我太祖高皇帝金陵登極之四年也時已削平羣
雄混一區宇惟明氏依違弗決正月丁亥太祖乃命中山侯湯
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為
右副將軍暨平章楊璟等率荆湘舟師由瞿唐趨重慶賴川侯
傅友德趨隆州五月丙辰湯和師發夔州攻瞿塘以江水暴漲
駐大溪口己未傅友德兵至漢江阻水未渡造舟以濟己卯至

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卒莫能通適水漲乃
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歲月投漢江順流而下守者見之為之
解體六月壬午友德攻漢州守將向大亨悉兵出戰敗走進克漢
州先是夏人聞王師將至悉撤守三峽及階文失守乃分瞿唐
守兵以援漢州及至而城已下矣逆戰敗走兩川大震丙戌太
祖以湯和師久逗遛賜詔責之廖永忠聞命奮起率兵先進會
得木牌於江和亦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以趨夔州守將飛
天張整衆逆戰大敗退走而出峽水急又阻於鐵索飛橋舟莫
可進永忠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渡關以出其上流
全蜀秩文志

卷五十一下 傳

讀月草堂

夏人不知覺也度其將至乃夜率精銳分水陸為二軍而攻之遂克其陸寨昇舟者出上下夾擊大破之擒斬無算遂入夔明日湯和兵至乃各分兵約會重慶丙申永忠舟師自夔州乘勝直抵重慶是日次銅鑼峽明昇等大懼欲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止之曰事勢如此往亦無益況此城之兵膽破心悸區區城守死傷必多不如早降以免鋒鏑也乃遣使納款請降永忠以湯和師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兵至乃台駐朝天門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諸臣以降東川底定江邑遂入王朝仍隸重慶七月庚申傅友德兵圍成都偽丞相戴壽及知院向大亨等驅象

載甲士出戰友德中流矢益奮銳進擊大敗其兵會得重慶報壽等遂請降友德按兵入自東門壬戌遣兵徇下州郡未附者八月甲子周德興兵下保寧蜀地悉定乙丑明昇至京師賜爵歸義侯賞賚甚厚九月乙未和等班師還京上所佩印綬竝所得蜀金印冠冕儀仗及路州縣宣慰宣撫之數官吏將士牛馬等類太祖頒賞有差蓋自出師至此凡九閱月爾臣變日大哉皇靈其不顯乎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王師伐蜀拯民水火昭義舉哉古者征西將士多不利光武屢隕元戎宋祖兩川反覆視今中山潁川之師風行電逐無一矢

四 肆百參拾陸
隻輪之師誠帝王之師以全取勝哉征伐之烈振古所無也薄
海內外罔不康乂迄今用休是皆高皇開天列聖撫運之所被
也於戲窺隙照者仰大明飲勺流者思滄海矧我蜀人下缺

韓娥傳

劉惟德

娥姓韓元四川鹽運司副使韓新澤之孫處士韓成之女也母
王氏生娥於元至正乙酉娥甫三歲失怙七歲失恃鞠於叔父
韓立遭元季之亂歲丙申盜賊蜂起劫奪貨財擄掠婦女無所
懼叔母杜氏度娥不能自保密謂娥曰我夫婦老矣汝年十二
必遭寇手吾不忍視汝受掠吾製男子衣裳汝可服之寇知汝

男或可免叔父又哭曰汝本故官之孫吾鞠汝恤汝願汝有家
不幸至此時也命也汝宜自裁娥受叔母教即易其服總其角
且日往拜叔母日而今而後或違母訓有死無二豈忍不念吾
叔母言其受寇辱求苟活邪未幾果為寇擄問娥姓名娥曰我
韓關保也遂與負戈而往後遇萬戶王起巖見而憐之以與千
戶羅甲甲蜀之敘南人也撫之如已子與征雲南自雲南復歸
敘南娥在師旅中與人和睦或有與之嬉戲即正色曰韓關保
不能閑戲恐官長恠責無益也每遇祁寒未嘗怨咨暑雨未嘗
驟浴至夜則和衣而臥臥常後起常先人問其故曰恐家務不
全蜀秋文志

辦乃爾自是甲有軍旅之事無大小娥皆勉為之無斯須
惰容甲矜其勤謹間與之酒辭曰關保天性不能飲飲輒病甲
益重之娥尤兢兢業業惟恐有失而違叔母訓出入軍中一十
二年人皆不能窺測又善以父事甲故甲信而不疑甲嘗謂人
曰我之關保幹蠱之子也為之婚娶冀其成立娥不得已從而
百計避之婦訴其父母父母責娥夫婦不睦娥猶隱諱不言一
日娥從王萬戶自敘南之成都計事娥微行至城中度緣橋物
色得叔父母已不能識矣娥具以實告指額上刀傷痕仰天痛
哭叔父亦哀其艱苦將以白金贖之王萬戶謂娥叔父曰是子

五

肆百伍拾肆

羅甲之子焉得為爾之女姪事聞有司召媪視之媪曰室女也
萬戶乃受白金還之叔父以娥歸戍士馬復宗生男一人女二
人娥夫婦繼歿而男女俱存洪武奄有全蜀王萬戶入京朝授
禮部郎中致仕還蜀以聞於蜀邸王召見賜寶鈔五錠褒之士
君子多為詩文褒美永樂七年冬十二月余使蜀方外士韓太
和立之子娥之弟也以其詳詣余誦之余喜娥之貞烈且孝
作韓娥傳
劉生曰韓娥少孤遭時多艱受叔母一言微服處軍中一紀人
莫辨其為女譬之執玉馳馬驟而玉不玷捧盈升車車搖而盈
不溢善於執捧故也亦由洞洞屬屬之心堅似金石故能保其

全蜀秩文志

卷五十一 下

傳

讀月草堂

身歸於馬氏娥有三善焉智也貞也孝也

六

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娥之謂也

清風先生傳

劉惟德

先生姓楊名學可其先世居蜀之新都邑相傳為關西夫子楊震之後至處士其其裔也有隱德弗仕惟讀書教子鄉閭稱為善士先生其子也自牛角好語孟書既長就學從鄉先生某受詩書春秋三經學既通丁元季世海內震動四郊多壘先生知蜀不能居乃遷入雲南之昆明邑昆明士君子聞先生來爭設臯比席以延之先生講論六經開陳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且謂帝王自有真不可僭竊以取荼毒由是名公貴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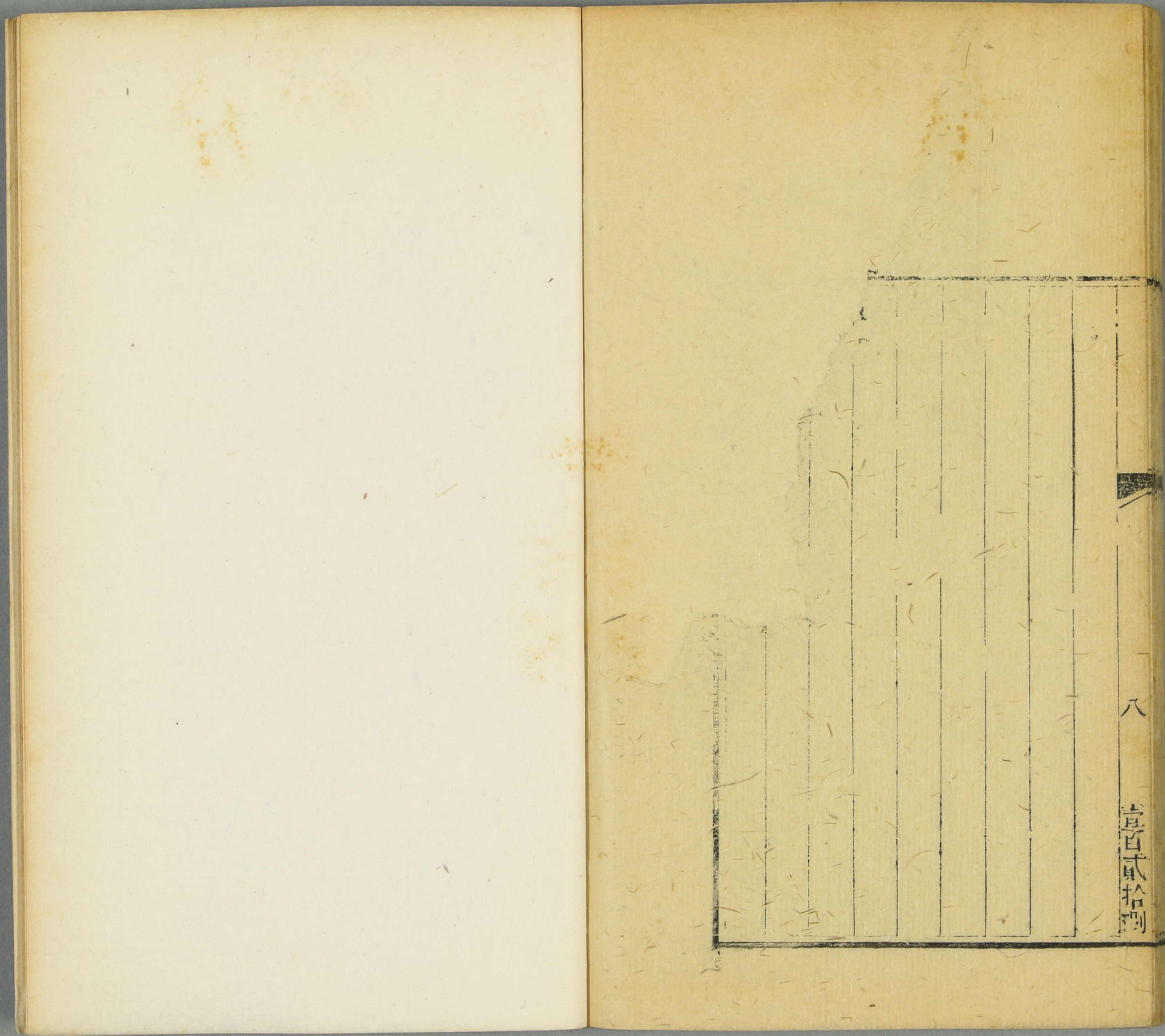
先生之言皆守其分大夫服先生之訓咸知其義故多敬事先生而心實忌之先生亦知西南不可齊以禮又不可屈已以從滇俗尋歸西蜀適遇明氏強盛以國子助教逼之先生辭不就職至以法挾之先生堅以抱疾杜門自守逮乎聖朝混一海宇先生與故官宿儒計偕赴京師訴老疾辭歸蜀蜀之士知先生道學之明執經座下者無虛日先生隨其才而教之皆有造就由是先生之師道益彰彰於遠近矣未幾蜀邸就封崇儒重道乃召先生為國中士子矜式士子多躋顯官盡忠相國王知先生有德賜田宅於國之大安門外駟馬橋北俾先生有終身之

樂特書流水畫橋題柱客清風精舍讀書人一十四字列於先生之門士子從學者皆稱為清風先生云吳郡顧樂篆書清風精舍扁於室且為文以記大夫士歌詩褒美永樂七年冬十一月余奉使來蜀道經其門得拜先生函丈前入門則喜松竹滿園葑菲纒溪有隱者之趣焉升堂則喜詩書盈案琴瑟在前有長者之風焉又愛溫如崑山片玉者仲子也秀若桂林一枝者季子也茂似芝蘭玉樹者嶽孫也貴如瑚璉圭璧者諸生也先生坐定略具辭色亶亶乎經史雍雍乎禮讓余益喜而敬曰先生少時奔走遐方先難也命也莫年遭遇賢王錫養老厚恩後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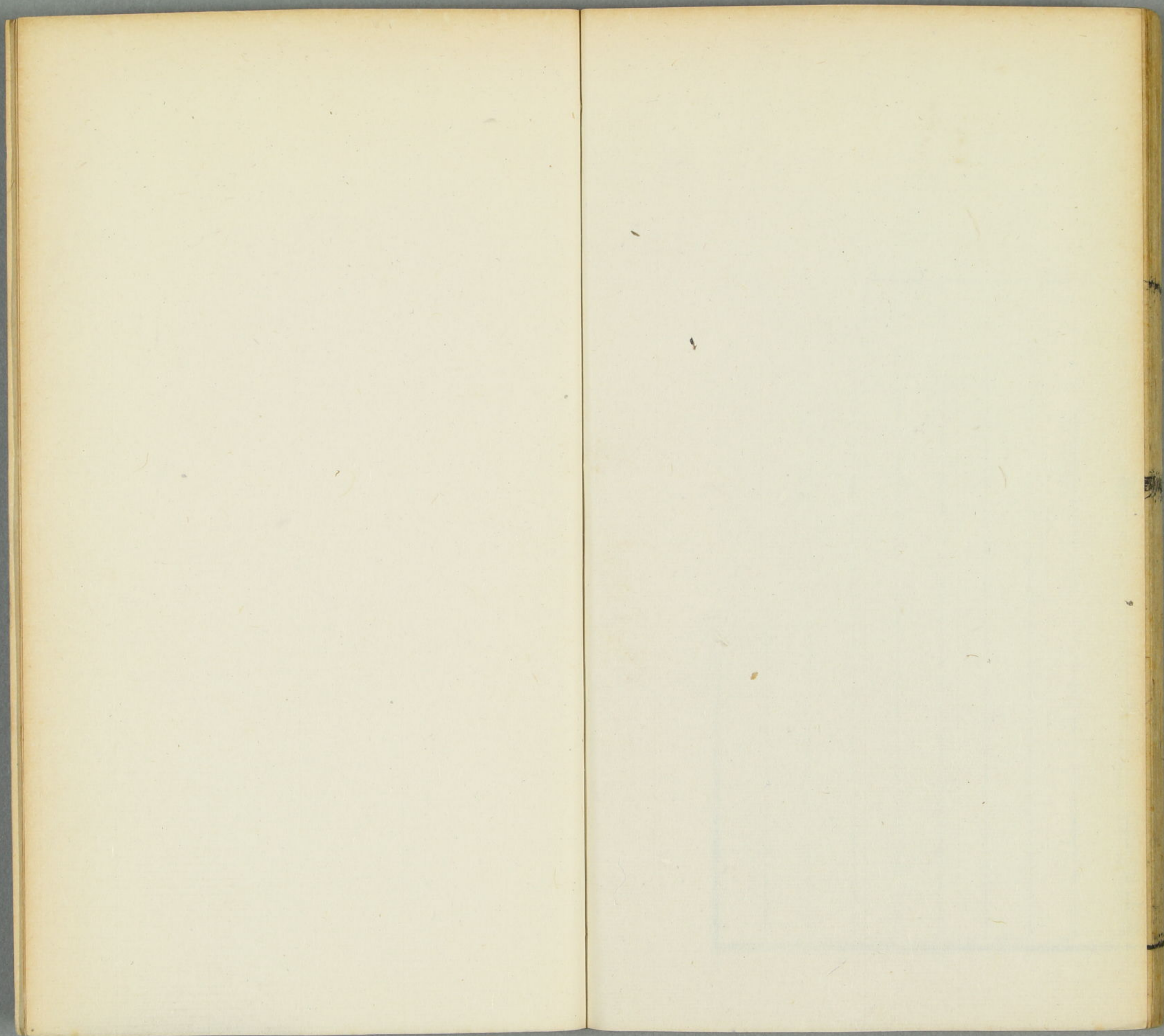
肆百伍拾叁

獲也命也於是乎先生之清風遠矣高節遂矣宜夫門弟子以清風先生稱之不誣矣作清風先生傳劉生日晉徵士陶潛居柴桑里於夏月高臥北牕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先生居精舍于孫娛老師生論道清風徐來焚香靜坐陶然為堯舜之民視潛無愧矣



八

壹百貳拾捌



以下全紙
白紙

